第六章 匆匆上下的龙套

一台大戏，总少不了跑上跑下的龙套。他们是过往云烟，谁也记不得。但是，细瞧瞧，他们的戏，其实也挺精彩。

1. 革命中的文明与秩序：

辛亥革命是一场中国内部的革命，也是在中国被拖入西方世界体系之后发生的革命。而这个世界的存在，对于看似内部的革命有着极大的制约。因此，大部分革命党人都知道，西方国家在以他们的文明尺度衡量这场革命，如果他们能讨西方人的欢心，革命就不会遭遇列强的干预。因此整个革命期间，尽管革命党人未必能掌控全局，但侵犯外国人和教堂的事情相当稀少。甚至出台相关政策告示，宁波光复，军分政府出告示宣布五杀令，头两条都与外国人有关：“一，拆毁教堂及洋人住屋者斩；二，损伤外国人及本国人民者斩。”

1. 革命行进中的享乐：

当时大多数的革命党人，这里包括上层领导以及革命军，对于革命，几乎没有理解，在他们的观念里，没了皇帝，就像没了王法一样。举广州的例子，广州光复后，二十几支各地的民军，进了广州城各据一方，大开烟馆赌馆，公开贩毒开赌。同时天天跟新政府要钱，不给就闹事，甚至拦路抢劫，各支民军经常发生火并。秩序大乱的背后，是五度的奢华，尽情的享受。在物质享受方面，这些革命党人似乎特别的在意，稍有条件就拼命享受，好像专门跟清朝对着干似的，你不许官员嫖猖，我就特意开放，你禁欲，我就放纵。对于多数革命党人而言，革命，就是一种解放。解放，首先要解放欲望。

1. 革命的帽子：

辛亥年，当革命在全国上下闹起来的时候，革命就从作乱变成了具有正面意义的革故鼎新。严格的说，这样的革命是个帽子，戴上这顶帽子做什么都特别的理直气壮。拿剪辫子来说，凡是革命党人占领了的城市，几乎都能见到刚剪去辫子的革命军人成群结队在街上巡视，发现有没剪辫子的农民，捉过来就是一减刀，没有二话可讲，导致农民干脆不进城了，或者进城也戴个大帽子，或者顶着道士的高冠。在这个时期，越是新加入的革命党人，底气越是十足，如果再有了点功劳，气就更粗。干起事来粗手大脚。在他们头上，有一顶革命的大帽子，他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有这个帽子罩着。被帽子罩着的人和事，不知不觉都变了形，变得让人看不明白了。

1. 剪辫子的风波：
2. 又见汉官威仪：

衣服和头发，往往会跟政治扯上非常密切的关系。革命党人第一个社会改良步骤，就是剪辫子正如上面章节中提到的那样，对于剪辫子是一种强制性的措施。而对于衣服，各地各党也有着自己的偏好，拿会党来说，四川、贵州的会党对于戏装有着强烈的爱好，在他们看来，这就是汉官威仪，陕西的会党坐堂审案时，甚至穿上蟒袍玉带以及皂靴。而对于革命中的革命党人来说，大人物们穿得最多的还是西装和袍褂，也引领其他人自然而然地跟上。

1. 二三野老眼中的革命：

革命，在任何时候，都是一些人的狂欢，另一些人的灾难。一些远离政治的乡绅，在革命中，也变成了看客，透过他们的眼睛看革命，别有一番景象。这里提到的一个小人物，是身在长沙的一个名气足够大的名士王闿运，此老在此大变动之际，犹不改滑稽玩笑本色。时值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一职，对于此事，他改了他曾经一首诗的两句“竖子无成更堪叹，群儿自贵有谁尊？”表达了他对袁世凯的轻蔑，似乎当时便已看出袁世凯后来的悲剧结局。辛亥革命，某些乡绅是看客，，虽对时局没有太大影响，却能够发生，告诉人们他们眼中革命的毛病、民国的问题。传说王闿运有一副对子是这样说的“民犹是也，国犹是也，无分南北；总而言之，统而言之，不是东西。”